



荒木見悟教授 (1917-2017)
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



左起：野口善敬、荒木見悟、廖肇亨

※ 荒木見悟教授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 ※

獨坐大雄峰：荒木見悟教授 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導言

廖肇亨*

當年還在研究生求學的階段，明代思想的研究者往往只用正中書局印行的《王陽明全集》與《明儒學案》兩部書，就可以肆意發揮。儘管國圖（當時好像還叫中央圖書館）收藏的明人文集也頗可觀，但大概只有寫學位論文的學生會去使用，或者更精準地說：當時一定規格以上的明代思想史的研究者，幾乎沒有人認真去用國圖收藏的明人文集。

決定以明清之際遺民出家為主題撰寫碩士論文以後，我將預官服役時期積攢的薪資購入一套新文豐出版的《明版嘉興大藏經》（簡稱《嘉興藏》）。閱讀《嘉興藏》，大概可以說是我碩士班階段最主要的心力所在，讓我對明清佛教大開眼界，幾乎可以說那是一個中文系師生人跡罕至的祕密城市。然後，我很驚奇地發現：竟然有人曾經來過這裏！他的論著是我在這偌大的空城中最重要的指南，捨此無他。我還清楚記得，當時我想多知道周海門一點，只有荒木見悟寫過專文，其餘的人提到周海門的時候，大抵以「雜糅」或「駁雜」一語帶過。當時我印象中，只有荒木見悟認真看待傳統上被定位為所謂「三教論者」這樣的群體。

那是我青春時期讀書時唯一仰望的星。後來我也有機會讀到嵇文甫、容肇祖諸位先生的著作，但對我而言，與荒木見悟先生著作初邂逅的那種驚喜與悸動，再也不曾遭遇。比陽明學更難得的是：荒木先生幾乎是第一個認真對待明清佛教的學者。陳援庵先生雖然可以說是明清佛教的開路者，但其研究進路偏向社會史，且運用語錄作為清初宮廷生活的史料證據，荒木先生亦受其影響。然而不論就思想深度

* 廖肇亨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或佛教思想的掌握，荒木先生仍是獨步江湖。明代佛教的研究，在荒木見悟先生之後有長谷部幽蹊、野口善敬，也對明清佛教大有貢獻。野口善敬是荒木先生在明代佛教最重要的繼承者，可謂克紹門風。長谷部先生對傳記與著作文獻的掌握十分嫻熟，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傾向傳統的文獻學進路，視角與方法遠不如荒木見悟先生這樣充滿啟發。關於荒木先生研究明清佛教的方法特徵，可以參見廖肇亨〈從主體到關係——談荒木見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〉、〈荒木見悟明代佛教研究再省思〉這兩篇文章。另外，中山大學中文系吳孟謙教授從《楞嚴經》接受史的角度，省思荒木見悟先生對於明代佛教研究的貢獻，俱見於〈宋明思想史中的《楞嚴經》——荒木見悟相關研究成果述評〉一文。

荒木見悟久居杏林，法雨普潤群生，門人中在各大學位居要津者不在少數。難波征男、柴田篤、野口善敬先生皆為其高足，另外荒木先生高足吉田公平先生本有一文，然其機緣未具，又因出版作業在即，只能先忍痛割愛，俟諸來者。師範大學國文系金培懿特聘教授出身九州大學，師從柴田先生，是荒木先生再傳弟子，求學期間，與荒木見悟往來密切，由他們等人回憶追隨荒木先生問學的時光，十分親切動人。同時感謝金教授擔任將諸位日本學者的文章譯成中文的重責大任。野口善敬先生之文則由賴思好博士譯成中文，同樣在此表示謝忱。

筆者雖然無緣追隨荒木先生問學，但求學過程中，荒木先生惠我良多，鼓勵有加，多所提攜與關愛。荒木先生生前，筆者長年與其通信問學，或可謂之往來密切之私淑弟子。筆者後來因為擔任《佛教與儒教》一書的中文翻譯，與荒木先生門人多所往還，是以應諸位先生之邀，出任此次專輯主編，負責聯繫諸位先生，冀能報其學恩於萬分之一。本專輯原應在荒木見悟圓寂捨報之際刊出，但因種種事務，延宕至今，也必須在此表示歉意。

荒木見悟的學問博大精深、奧義迴環，方法論更是充滿啟發。閱讀荒木見悟先生，現在剛要重新開始。